

# Puxijin Wenji

## 普希金文集



4

平，能的一觸心弦，一種悲劇的白日夢，在迷之狀態下，  
我看見一個姑娘對她死在園中，那條纏綿的絲帶，像她死在園中，

你愛上這本空，

隨處一談，隨處一談，隨處一談，

在王地開了，隨處一談，隨處一談，隨處一談，

P U X I J I

# 普希金文集

4



不久前的一個夜晚，一輪潔白的明月巡遊在迷幻的夏天，  
我聽見，一羣牧童歡快地坐在棚前，把最纏綿的怨語彈向夕陽離別的小路，心弦忐忑不安。

……我寫下後，  
……他一聲不響，  
……他舉手輕輕發誓，  
……他生生地推開了那扇……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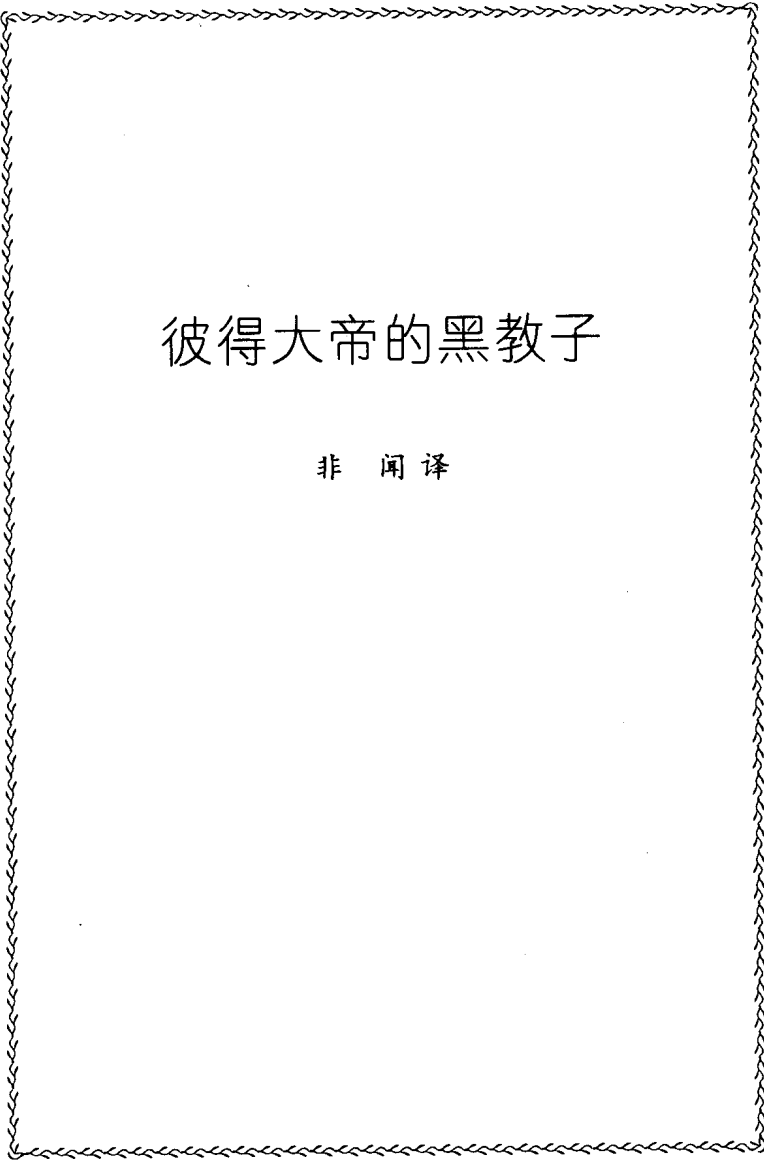
彼得大帝的黑教子 .....	非 闻 译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10
第三章 .....	16
第四章 .....	23
第五章 .....	29
第六章 .....	35
第七章 .....	41
逝者伊万·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 .....	非 闻 译
出版人的话 .....	45
射击 .....	49
暴风雪 .....	62
棺材匠 .....	76
驿站长 .....	84
村姑小姐 .....	96
上尉的女儿 .....	非 闻 译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	119

第二章 向导 .....	127
第三章 要塞 .....	136
第四章 决斗 .....	142
第五章 爱情 .....	152
第六章 普加乔夫暴动 .....	160
第七章 攻击 .....	170
第八章 不速之客 .....	177
第九章 别离 .....	186
第十章 围城 .....	191
第十一章 叛军的村寨 .....	199
第十二章 孤女 .....	210
第十三章 被捕 .....	217
第十四章 审判 .....	224

杜勃洛夫斯基..... 孟十还译

第一章 .....	237
第二章 .....	246
第三章 .....	252
第四章 .....	258
第五章 .....	261
第六章 .....	267
第七章 .....	272
第八章 .....	274
第九章 .....	279
第十章 .....	287
第十一章 .....	291
第十二章 .....	297
第十三章 .....	302

第十四章.....	306
第十五章.....	308
第十六章.....	311
第十七章.....	314
第十八章.....	320
第十九章.....	323



# 彼得大帝的黑教子

非 闻 译



## 第 一 章

我在巴黎：

我开始了生活，而不是白白呼吸。

——德米特里耶夫：《旅行者札记》

在被彼得大帝派往国外去掌握改革后的国家所必需的知识的  
那些年轻人中，就有他的教子、黑人伊勃拉基姆。他在巴黎的军事  
学校里学习，毕业时成为炮兵大尉，在西班牙战争<sup>①</sup>中他表现出  
出色，身负重伤后回到了巴黎。日理万机的大帝，仍不停地垂询其爱  
子的情况，并总能得到关于他的成绩和举止的谄媚的报告。彼得对  
他很满意，不止一次地召他回俄国，但伊勃拉基姆却不着急。他以  
各种借口作推托，时而说要养伤，时而说想进一步深造，时而又说  
是因为缺钱，彼得迁就了他的请求，要他保重自己的身体，对他的  
好学表示谢意，而且，一向非常节俭的大帝，为了他也不惜钱财，和  
金币一起，还送去了为父的忠告和一些训诫性的教导。

所有的历史记载都表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和那个时代法国  
人的轻浮、疯狂和奢侈相提并论。以笃信宗教、庄重体面而著称的

---

<sup>①</sup> 似指法国和英、奥等国于1701—1714年间为争夺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而进行的战争。



路易十四在位最后数年间的宫廷遗风,此时已荡然无存。奥尔良大公<sup>①</sup>集许多出色的品质和各种恶习于一身,遗憾的是,他却没有伪善的影子。帕列—罗雅里宫<sup>②</sup>中的狂欢暴饮在巴黎已不是秘密;这个榜样被竞相模仿。Law<sup>③</sup>也在那时出现了;对金钱的追逐和对享受、慵懒的渴望结合在一起;财产耗尽了;道德死亡了;法国人嘻笑着,盘算着,而国家却在滑稽歌剧那轻佻的伴唱中土崩瓦解了。

与此同时,各阶层却呈现出了一幅极为有趣的画面。教养和寻欢求乐的需求,使所有的阶层相互接近了。财富,礼貌,荣誉,天赋,各种古怪行为,总之,一切能满足好奇心或能引起快感的東西,都被趋之若鹜地接受了。文学、学术和哲学离开了寂静的书斋,来到广大的社会,迎合时尚,并发表各种意见来引导时尚。妇女们统治一切,已不再需要被崇拜。表面的礼貌代替了内心的敬重。近代雅典的亚西比得、黎赛留大公<sup>④</sup>的那些恶作剧能被载入史册,帮助人们去认识那一时代的道德。

Temps fortuné, marqué par la licence,  
Où la folie, agitant son grelot,  
D' un pied léger parcourt toute la France,  
Où nul mortel ne daigne être devot,  
Où l' on fait tout excepté pénitence.

(那是一个世风自由的时代,

---

① 奥尔良大公(1674—1723),路易十四死后的法国摄政王。

② 巴黎的皇家宫殿。

③ 即约翰·劳(1671—1729),法国金融家。

④ 黎赛留大公(1696—1788),法国元帅,以行为放荡著称,作者在此将他与战功卓著、但生活不轨的雅典统帅亚西比得(约公元前450—前404)并论,“近代的雅典”指巴黎。

那时，疯狂像一匹马，响着铃铛，  
脚步轻盈地踏遍了整个法兰西，  
那时，没有一个凡人在信奉上帝，  
那时，人们什么都愿做，除了悔悟。)<sup>①</sup>

伊勃拉基姆的出现，他的外表、教养和天生的智慧，在巴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所有的妇人都想在自己家里见到这位 le Negre du czar<sup>②</sup>，便争先恐后地截获他；摄政王多次邀请他参加欢乐的晚会；他出席过那些因阿鲁埃<sup>③</sup>的青春和绍里叶<sup>④</sup>的老态、因孟德斯鸠和方特内尔<sup>⑤</sup>的阔论而辉煌的晚宴；他不放过每一场舞会、每一个节日、每一次首演，他以他那个年龄上所具有的、他的种族所特有的激情，投身到了时尚的旋涡之中。但是，一想到这份安逸、这些眼花缭乱的娱乐将被彼得堡宫廷那严峻的简洁所替代，伊勃拉基姆便感到害怕。此外，还有另一些绳索更紧地将他与巴黎捆绑在一起。这个年轻的非洲人恋爱了。

D伯爵夫人虽已过了青春年华，却仍然美貌动人。十七岁时，离开修道院还俗的她，被嫁给了一个她还未来得及爱上的男人，那个男人后来也一直不关心这事。流言为她编造出了有多个情夫，但是，由于社交界的宽容的法则，她仍享有很好的名声，因为，不能依据某些可笑的或诱人的奇遇就去责怪她。她的家非常时髦。巴黎的优秀人士常在她那儿聚会。年轻的默维尔把伊勃拉基姆介绍了她；默维尔被公认为是她最新的情人，他也想方设法让人们产生这样的感觉。

---

① 此为伏尔泰的长诗《奥尔良的少女》(1755)中的一段。

② 法文：“沙皇的黑孩子”。

③ 伏尔泰的本名。

④ 绍里叶(1639—1720)，法国诗人。

⑤ 方特内尔(1657—1757)，法国作家、学者。

伯爵夫人客气地接待了伊勃拉基姆，但并没有给予他特别的关注；这使他很惬意。通常，人们都像看一个怪物似地看这个年轻的黑人，围着他，向他抛来许多的问候和问题，这种好奇尽管带有善意，还是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女人的甜蜜的关注，几乎是我们的切努力之唯一目的，可是它不仅不能使他开心，甚至还会引起他的痛苦和愤怒。他感到，对于她们来说，他仿佛是一个稀有动物，是一个与她们毫无共同之处的、被偶然带进这个世界里来的特殊的造物。他甚至羡慕那些谁也不去注意的人，认为那些人的卑微就是一种幸福。

他认为，造物主创造了他，不是为了让他去谈情说爱，这一想法使他摆脱了过分的自信和贪婪的自爱，而这一点，又使他在与女人交往时具有了罕见的魅力。他的谈吐简洁、庄重；伯爵夫人因此而喜欢他，因为她听惯了法国式智慧的那些无休止的笑话和巧妙的暗示。伊勃拉基姆常去她那儿。逐渐地，她习惯了这个年轻黑人的外貌，甚至开始在他的卷发脑袋上寻找可爱之处了，在她的客厅里那些扑了粉的假发中，他的黑脑袋很是显眼。（伊勃拉基姆头上有伤，他不带假发，而扎着一条绷带。）他二十七岁，身材高大、匀称，不止一个美人怀着与其说是好奇、不如说是赞赏的感觉盯着他看，但心怀成见的伊勃拉基姆，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就认为那不过是卖弄风情。而当他的目光与伯爵夫人的目光相遇时，他的疑虑却烟消云散了。她的眼睛流露着如此亲切的善意，她与他的交往如此单纯、如此自然，以致于不可能去怀疑她的身上会有丝毫的卖弄和嘲讽。

他还没有想到爱情，——但每天去见伯爵夫人，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他寻找一切机会和她相会，和她的每一次相会对于他来说都像是上天意外的恩赐。伯爵夫人比他更早地猜出了他的感情。不管怎么说，较之于各种精心策划的勾引，那种没有奢望和乞求的爱情更能打动女人的心。伊勃拉基姆在场时，伯爵夫

人的目光就一直追随着他，倾听着他的每一句话；他不在场的时候，她便沉思不语，陷入她常有的慵懶之中……默维尔第一个发现了这种相互的依恋，并向伊勃拉基姆表示了祝贺。没有什么能比一个旁观者鼓动性的意见更能煽旺爱情之火了。爱情是盲目的，它不相信自己，却要匆匆忙忙地依靠随便什么样的支持。默维尔的话唤醒了伊勃拉基姆。他一直没有想象到，他会有可能拥有这位可爱的女人；希望突然映亮了他的心灵；他疯狂地恋爱了。被他狂乱的激情吓坏了的伯爵夫人，枉然地试图以友谊的规劝和善意的忠告来抵御那激情，她自己也憔悴了。不检点的回报不久便一次接一次地出现。最终，她为她自己唤起的这份激情所吸引，无法抗拒它的影响，于是便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狂喜的伊勃拉基姆……

什么也逃不过社交界那些监视的目光。伯爵夫人的新关系，很快就为众人所知晓了。有几位太太因她的选择而感到吃惊，多数人则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一些人一笑了之，另一些人则认为她的不检点是难以饶恕的。沉浸于最初的爱欲之乐，伊勃拉基姆和伯爵夫人什么也未察觉，但是，男人们语义双关的笑话和女人们讽刺挖苦的话语很快就传进了他俩的耳朵。伊勃拉基姆庄重、冷漠的待人方式，使他从未受到过这样的攻击；如今他焦躁地忍受着这一切，不知道该如何反击。在社交界一贯受着爱戴的伯爵夫人，也不能无动于衷地看着自己成为流言和嘲笑的对象。她时而泪流满面地埋怨伊勃拉基姆，时而伤心地责怪他，时而又恳求别为她辩护，别让平白无故的喧嚣彻底地毁了她。

一个新情况使她的处境更糟糕了。不检点的爱情的结果显露了出来。安慰，劝告，建议，——所有的法子都想尽了，还是无济于事。伯爵夫人已看到了无法挽回的毁灭，在绝望地等待着毁灭的降临。

公爵夫人怀孕的事很快就为人所知晓了，流言以新的力量传播开来。敏感的太太们由于恐惧而叹息；男人们则在为公爵夫人将

生出一个白孩子还是一个黑孩子而打赌。嘲笑她丈夫的打油诗四处流传。在整个巴黎，只有她丈夫一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也不曾有过什么疑心。

命中注定的时刻迫近了。公爵夫人的处境十分可怕。伊勃拉基姆每天都在她那儿。他看到，在她身上，精神的力量和肉体的力量都在逐渐地衰减。她的眼泪、她的恐惧在每时每刻地增多。终于，她感到了最初的阵痛。很快就采取了一些措施，家人想了一个法子，把伯爵打发到了外地。医生也来了。在临产的前两天，他们说服了一位贫穷妇人，让她把她的新生儿交到别人的手上；一个可信的人被派去抱那孩子。伊勃拉基姆呆在书房里，书房紧挨着卧室，不幸的公爵夫人就躺在那卧室里。他不敢大出气，听着她低沉的呻吟、女仆的低语和医生的吩咐。她痛苦了很久。她的每一声呻吟都在撕扯他的心；而在没有声音的时候，恐惧又攫住了他……突然，他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婴儿的哭喊，按捺不住自己的狂喜，他冲进了伯爵夫人的房间——一个黑婴儿躺在床上，就在她的脚边。伊勃拉基姆走近婴儿。他的心在猛烈地跳动。他用颤抖的手为儿子划了一个十字。公爵夫人衰弱地笑了一下，向他伸过一只衰弱的手……但医生怕病人过于激动，把伊勃拉基姆从她的床边赶开了。新生儿被放进一只盖的篮子，通过一条秘密楼梯送出了家门。另一个婴儿被抱了进来，他的摇篮已放在产妇的卧室里。稍觉心安的伊勃拉基姆离开了。人们在等伯爵。他很晚才回来，听说妻子顺利分娩，他非常满意。这样一来，原指望会出现一场精彩好戏的公众们却希望落空了，于是，只好以众口一词的恶语来聊以自慰。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但是，伊勃拉基姆觉得，他的命运应该改变了，他和伯爵夫人的关系迟早会被 D 伯爵所知。在那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伯爵夫人的毁灭都将是不可避免的。他爱得很热烈，伯爵夫人对他的爱也同样热烈；但是，伯爵夫人是任性的，轻浮的，她已不是第一次恋爱了，厌恶和敌意有可能取代她内心那些最温柔

的情感。伊勃拉基姆已经预见到了她感情冷漠的时刻；他还一直没有体验到嫉妒，可是他已恐惧地预感到了这种感情；他想象，离别的痛苦也许会比嫉妒更好忍受一些，于是，他决定斩断这不幸的关系，离开巴黎，回到俄国去，彼得以及伊勃拉基姆自己身上潜在的责任感早已在呼唤他返回俄国了。

## 第二章

岁月流逝，坠入情网的伊勃拉基姆仍下不了决心离开那位被他勾引的女人。伯爵夫人对他也是越来越依恋了。他们的儿子被寄养在遥远的外地。社交界的流言蜚语平息了下来，这对有情人开始享受到了更多的安逸，他们默默地回忆着刚刚过去的风暴，努力地不去想象未来。

一次，伊勃拉基姆正站在奥尔良大公家的门口。打他身边走过的大公，停下脚步，交给他一封信，要他有空时读一读。这是彼得大帝的来信。皇上猜出了他滞留不归的真正原因，他写信给大公，说他丝毫不想强迫伊勃拉基姆，伊勃拉基姆回不回俄国全由他自己定，而他则无论如何也不会抛弃他这位从前的养子。这封信深深地打动了伊勃拉基姆的心。从这一时刻起，他的命运就决定了。第二天，他就对摄政王谈了立即返回俄国的打算。“想一想您在做什么吧，”大公对他说，“俄国并不是您的祖国；我想，您也没有机会再见到您那炎热的祖国了；可您长期生活在法国，这会使您很难适应半蛮荒的俄国的气候和生活方式。您并非生来就是彼得的属民。听听我的话吧，您不妨利用一下他的宽宏大量。留在法国吧，您已经为法国流了血，您放心，您在此地的服务和您的天赋会得到相应的奖赏的。”伊勃拉基姆真诚地感谢了大公，但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打算。“我感到很遗憾，”大公对他说，“不过，您是对的。”大公准许他

退伍，并把所有这一切都写信告诉了俄国沙皇。

伊勃拉基姆立即准备启程。临行前的那个晚上，他和往常一样，是在D伯爵夫人那儿度过的。她什么都不知道；伊勃拉基姆也没有勇气向她说出一切。伯爵夫人安详而又开心。她不止一次地把他叫到身边，还对他那副沉思的样子进行了嘲笑。晚宴后，众人散去了。客厅里只剩下了伯爵夫人、她的丈夫和伊勃拉基姆。只要能和她单独呆一会儿，这个不幸的人情愿抛弃这世上的一切；然而，D伯爵如此安逸地坐在壁炉边，看来是无法让他滚出这个房间了。三个人均默默无语。“Bonne nuit，”终于，伯爵夫人开口说道。伊勃拉基姆的心紧缩了起来，突然感觉到了离别的恐惧。他一动也不动地站着。“Bonne nuit，messieurs”，伯爵夫人又重复了一遍。<sup>①</sup>他还是没挪步……最后，他眼前发黑，头晕脑胀，勉强强地走出了房间。回到家里，在几乎已经狂乱的状态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我走了，亲爱的莱昂诺拉，我永远地离开了你。我给你写信，因为我没有力量以另一种方式对你作出解释。

我的幸福不能再延续下去了。我对这幸福的享用是违反命运和天性的。你应当停止爱我；迷恋应当结束了。这个念头一直伴随着我，即使是在我看上去像是忘却了一切的时候，即便是当我靠在你的脚边享受着你那激情迸发的献身、你那无限继续的温柔的时候……轻浮的社交界实际上在无情地攻击那些在理论上被认可的东西；社交界冷漠的嘲讽也许迟早会战胜你，抑制住你火热的心，最后，你的激情也许就会冷却……到那时我该怎么办？不！我宁可去死，宁可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到来之前就离你而去……

---

① 这两句是法文，分别是“晚安”、“晚安，先生们”。



你的安心对于我来说重于一切：而当社交界的眼光紧盯着我们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拥有安详。想一想你所忍受的一切吧，想一想自尊心所受的屈辱和恐惧的折磨吧；想一想我们的儿子那可怕的出生吧。你想想：我还应该使你继续忍受这样的担心和危险吗？为什么硬要把如此温柔、如此美好的一个女人的命运和一个刚刚能被称作人的渺小的黑人那可悲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呢？

别了，莱昂诺拉，别了，我亲爱的、唯一的朋友。我离开了你，离开了我生活中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欢乐。我没有祖国，也没有亲人。我将去到悲惨的俄国，在那儿，我完全的独处就将是我的快乐。今后我将从事的严肃的工作，即使不能淹没、也至少能够冲淡我对欢乐和幸福的往日的痛苦的回忆……别了，莱昂诺拉，——结束这封信，就仿佛是在挣脱你的拥抱；别了，莱昂诺拉，祝你幸福，——有时，也请你想一想我这个可怜的黑人、你忠诚的伊勃拉基姆。

当夜，他便启程回俄国了。

旅行并不像他预料得那样可怕。他的想象超越了实际。离巴黎越远，那被他永远抛弃的东西就显得越生动、越亲近。

不知不觉之间，他已到了俄国境内。秋天已至，尽管道路泥泞，车夫们还是拉着他旋风似地快跑。在旅行的第十七天的早晨，他到达了克拉斯诺耶村，当年的大驿道从这个村子里纵穿而过。

离彼得堡还有二十八里路，车夫们套马的时候，伊勃拉基姆走进了驿站的小屋。屋角里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穿一件绿色的长衫，嘴里含着一根瓷烟斗，他伏在桌子上，正在读一些汉堡的报纸。听到有人走了进来，那人抬起了头。“嗨！是伊勃拉基姆吗？”那人站起身来，喊道。“你好啊，我的教子！”伊勃拉基姆认出了彼得，他兴奋地向彼得扑了过去，但立即又恭敬地站住了。皇上走到